

大日本史

八十六

高師直

第二百九卷

將軍家臣列傳

佐々木氏賴

細川賴之

鹽冶高貞

佐々木高氏

第二百八卷

將軍家臣列傳

一	二	和書門
五〇	九二	
冊	三三	
架	八	
函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0258
冊數	150 (86)
函號	138 105

架冊五-
六五曆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八

淺草文庫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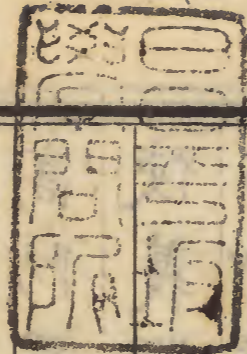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 校

將軍家臣十八

鹽治高貞

佐佐木高氏

佐佐木氏賴



細川賴之

鹽冶高貞出雲人伯耆卷、太平記、隱岐守佐佐木義

清玄孫也、父貞清為左衛門尉檢非違使、始

以鹽冶為氏、高貞為檢非違使、敘從五位下、

尊卑分脈補出雲守護伯耆卷、太平記、元弘三年帝在隱

岐、北條高時聞四方勤王師起、令佐佐木清

高防嚴行宮、富士名義綱密謀奉帝起兵、帝

使義綱曉諭高貞、高貞拘留不還、○船上錄云、義綱與

名和泰長協謀勤王、泰長先來說高貞、及帝高貞不肯而逐之、與本書異、未知孰是、

幸船上、近國將士大集行在、高貞與義綱率

宗族千餘騎首發兵、太平記至八木而不進、官

軍欲移兵擊之、高貞急至船上謝罪、官軍疑

而不內、置之城外、伯耆卷乘輿還京師、使高貞

先一日率所部為前行、建武初、帝創馬場殿

于高倉、高貞獲千里馬進之、太平記尋任隱岐

守、尊卑分脈二年從中務卿尊良親王討足利尊

氏、戰於竹下、前軍敗走、高貞即降于尊氏、延

元三年脇屋義助拔黑丸城、尊氏遣高貞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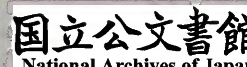
川專

出雲伯耆戰艦三百艘攻之、高貞將發、俄嬰婦禍而死、初帝賜宮人于高貞、尊氏執事高師直見其有姿色、數挑之不從、遂欲殺高貞、奪之、誣以謀叛、高貞計不能免、欲據國而拒、率其族三十餘人、佯為遊獵、乘曉而出、別使八幡六郎某山城守宗村等二十餘人護妻孥、皆間道奔還出雲、高貞弟貞泰告之師直、高貞弟據佐師直即告尊氏、遣桃井直常、佐木家譜大平義尚、山名時氏及子師義分道追之、直常

義尚急馳及其妻孥於播磨陰山、六郎等匿子女於民屋、還鬪殺傷數十人、直常等兵士競至圍之、令眾曰、雖獲高貞、而失其婦、非執事之意也、六郎聞之、使宗村先殺高貞妻子、佯稱高貞與眾拒戰、數刻乃放火民家、相偕自殺、直常等視焚骸以為高貞信死、引還、太記時氏師義追高貞至山崎、有一人自後呼曰、吾執事使也、卿等宜暫留、眾按轡而待、復呼曰、吾疾走喘甚、卿等來而聞命、時氏父子

下馬遣數騎問之其人笑曰吾實鹽冶氏之
兵來海五郎也適以在外不得從主今來死
于此欲以報地下耳直進奮鬪傷數人而自
殺由是高貞得逸去天正本日暮時氏宿湊
川師義特與米三騎冒夜追之黎明及播磨
賀古川高貞弟六郎自稱高貞率左右六人
還戰而死師義復進高貞弟某率三人亦死
高貞弟據高貞遂脫還出雲明日時氏等至
令國中曰高貞謀叛能殺之者破格賞之於

是親族離心謀殺之高貞散遣從騎檢要害
地獨與木村兼綱走佐佐布山兼綱名據比
至宍道鄉有一卒來告小君既為追兵所殺
言終自殺高貞乃罵曰老革師直我必報汝
剖腹而死兼綱斬其首瘞之泥中亦潰腹抱
高貞骸而死時氏兵認其足跡獲高貞首傳
之京師太平記高貞有二子從母出走長子與
母同死于陰山八幡六郎覓次子竊託路傍
僧俾攜至出雲既長便弓馬依佐佐木氏賴



宗人呼為出雲殿天正本太平記○佐佐木

其名可疑、今不取、系圖為高貞有五子、且載

佐佐木高氏近江人、近江守信綱玄孫也、曾

祖氏信稱京極氏、對馬近江守、檢非違使、祖

滿信佐渡守、父宗氏、檢非違使、佐渡守、高氏

稱四郎、為佐渡守、檢非違使、及北條高時、薙

髮、與俱落髮、號道譽、參取尊卑分脈、高時遷

乘輿於隱岐、遣高氏與千葉貞胤等護送而

還、又命殺中納言源具行於柏原、高氏見高

時淫肆日甚、竊勸足利尊氏圖之、遂從而歸

順、太平記尊氏東討北條時行、以高氏為先鋒、

官軍累捷、時行兵退保箱根、高氏率手下兵

五百、與赤松貞範直進、敗之、參取天正本毛

敵又退濟相模川、阻水以待、時驟雨、川方漲、

太平記高氏望之曰、踐河先登、此我家世之任

也、與弟時滿率十數騎、具游且戰、時滿名據

高氏手斬二人、遂達東岸、諸軍繼進、繞出敵

後、東西鼓噪、大敗之、天正本尊氏之反、官軍

來討、足利直義請逆拒之、尊氏佯不聽、高氏
 乃與上杉憲房、細川和氏、勸直義發軍、至矢
 矧川、與吉良滿義、土岐賴遠等、濟水殊死戰、
 既而諸將不利、退戰于鷺坂、又敗、退戰于手
 越、高氏身被數創、弟貞滿戰沒、貞滿名據
尊卑分脈從
 者殆盡、乃詐降官軍、詐降據西
源院本及散兵稍集、
 自拔赴鎌倉、尊氏出兵竹下、高氏從之、與足
 利高經等先登、大敗官軍、太平
記後車駕再御
 延曆寺、小笠原貞宗帥兵至近江、連戰皆捷、

遂管領近江、高氏請尊氏曰、臣家世襲近江
 守護、今以近江賜貞宗、臣無復面目見人、若
 以本國賜臣、則臣先掃清國中、以斷坂本糧
 道、使敵坐困饋饟、尊氏許之、高氏乃經若狹
 至近江、梅松論、諸異本、太平記、○見行本、太
平記云、高氏詐降、請帝得近江守護、
至近江、又欺貞宗、領守護、然異
本說與梅松論合、故今從之、軍三上山、豪
 奪延曆寺及神社莊園、在國中者、分與家衆、
 號為料所、諸國將領置料所、自是始是官
 軍親舊在國內者、率皆離散、諸異本
太平記脇屋義

助來攻高氏將兵三千迎擊志那渡官軍半渡船多膠沙高氏縱兵擊敗之既而官軍糧食益殫士卒日亡至不支焉鎮守府大將軍源顯家將兵西上高氏與高師泰等逆拒黑地川顯家不戰南走正平三年從高師直攻楠正行于四條畷率兵二千餘陣伊駒山南麓正行與諸將戰數合高氏度敵疲則必赴師直軍宜縱其進從後掩擊也既而正行後軍進攻小旗一揆戰酣高氏乃縱兵下山擊

而大敗之正行遂戰死太平記五年尊氏西擊

其子直冬高氏從足利義詮守京師時足利

直義背尊氏南走尋出軍男山使桃井直常

軍延曆寺將來攻高氏從義詮西走參取太平記

太道遇尊氏合兵反攻直義高氏率兵七百

餘偃旗卷笠號伏中靈山直常與仁木賴章

細川清氏等戰于四條河原而交綏高氏瞰

之乃下山掩擊其後直常遂敗退明日尊氏

西走高氏從之及尊氏與直義講和復從還

京師從還京師據東寺長者補任已而尊氏直義外相諧

緝而內懷猜隙諸將分黨各還其國高氏亦

歸近江及直義北走敦賀尊氏親擊之至鏡

驛高氏與子秀綱高秀率兵三千會之太平記高

秀據天正本直義遣兵陣八相山以拒尊氏高氏

與土岐參河守冒險徑進敵搖動因奮戰大

敗之尊氏進營八相山時滿與澀川直賴守

觀音寺城會直義之黨高山伊豫守上野左

京亮共據鏡山佐佐木信詮率兵會之勢甚

熾時滿告急尊氏使高氏往援高氏至舟岡

山與信詮戰大敗走敵追急將自殺族人加

治豐前二郎之兵志田榮重止之自進鬪死

高氏賴得脫走保八尾城直賴時滿遂棄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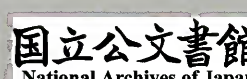
音寺城赴尊氏營敵勢益振既而直義走鎌

倉諸軍皆罷天正本尊氏還京師謀偽降吉

野高氏與赤松則祐贊成其事園太尊氏將

兵東出窮討直義使高氏從義詮守京師七

年官軍來攻義詮戰敗高氏從走武佐寺尋



從攻男山陷之、是役也。山名師義力戰爲最、
屢詣高氏要賞於義詮、而高氏爲人陰伎狡、
猾在己上者常妬害之、好行讒間、忌師義功、
往往辭以連歌茶會、不出見、使之候立至夕、
師義大恚、與父時氏舉兵背義詮、天正本
太平記十四
四年高氏從義詮犯吉野、時仁木義長爲執
事、畠山國清結諸將圖殺之、高氏素惡義長、
擅權竊同其謀、國清將與諸將自攝津入攻
義長、義長乃勒兵護義詮第、抑絕內外、卽夜

高氏自側門入見義詮曰、義長衆之所惡、將
軍焉得庇之、雖然、諸將亦舉動專恣、其心難
測、不如潛出以觀變也、臣旣具馬騎于北門、
請乘之脫出、臣今將入與義長語、使彼不覺
也、乃從兵百餘外來就義長、議軍事、移時、義
詮因得脫去、義長遂奔伊勢、降吉野、自義長
之敗、細川清氏爲執事、初義詮之南侵也、尼
崎近臣多以攝津守護赤松光範闕供頓爲
言、高氏乃請義詮奪其職、以自領、義詮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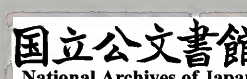
清氏不直高氏數為光範請還補不聽備前
 福岡舊頓宮藤康之所領也名據金勝院本坐事見
 削赤松則祐請而得之藤康後屬清氏有戰
 功清氏請義詮還賜其邑義詮聽之則祐以
 高氏之婿恃其勢拒命不從加賀守護富樫
 高家死子竹童丸幼高氏欲奪其守護以與
 女婿斯波氏賴清氏不肯請義詮仍以竹童
 丸為守護高氏憤數為清氏所沮抑思有報
 之會義詮命清氏七夕宴其宅為七百番歌

合清氏大喜盡心經營高氏聞之宅中七所
 設七番菜賭物七百名本非茶七十椀以請
 義詮更就高氏飲清氏大憤恚時清氏冠其
 二子於八幡宮八幡宮源氏之所宗祀以故
 義詮疑其蓄異志高氏知之以為得便也會
 妖僧志一至自鎌倉數謁高氏高氏問曰頃
 間得何等施主志一曰相模守殿有所禱以
 願書被託得嚫錢十萬稍以資旅食高氏逼
 求其書憑伊勢某示之義詮伊勢以其有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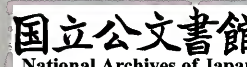
詮死、基氏滅、已有天下之言、疑非清氏所為、
 匿而不通、會義詮嬰疾、高氏入見、曰、清氏詛
 將軍、知邪、曰、未也、召伊勢進其書、義詮大懼、
 命修解禳、天解禳據正本因度清氏必有所納于八
 幡宮、訊諸官司、果得願書、其文一如與志一
 者、然自當時皆疑其非手書也、義詮自是與
 高氏日謀誅清氏、高氏恐禍及、俄稱疾赴有
 馬温泉、數日、義詮遂發兵據新熊野、清氏歸
 順、率官軍攻義詮、高氏與義詮俱走近江、高

氏臨走、淨掃居宅、陳名書畫珍玩酒食、戒二
 門僧以勞至者、既而楠正儀駐其宅、門僧出
 迎、曰、高氏謹具酒肉以犒從者、正儀大悅、清
 氏欲燬宅、正儀止之、更留酒肉及鎧一副、刀
 一枚而去、人謂高氏高手、一賭贏正儀刀鎧
 也、高氏尋從義詮還京師、自清氏之敗、足利
 高經管政事、高氏又與高經以事相銜、遂與
 佐佐木氏賴赤松則祐等設詭讒、構之、高經
 北走越前、義詮遣兵攻之、高經死於園中、蓋



終義詮世兵革不熄皆階高氏然每巧於規避竟免于禍且尊氏之揚兵諸將大抵觀望易于反覆而高氏闔族攀附終始不渝子弟多為效死自勸尊氏圖北條氏東西征行未嘗不從有智略諳兵機功最居多以故寵遇優厚當時莫如之者義詮拜征夷將軍用源賴朝使三浦義澄受將軍宣于鶴岡之故事擇家世忠厚者為受宣使乃以高氏孫秀詮為之人皆榮之而高氏恃功豪縱無所忌憚

一時武人擅奪人田園朘削百姓陵轢公卿競以奢侈相尚自高師直之後高氏為之魁興國中放鷹西郊方還遣奴折妙法院楓樹枝院主亮性法親王令人呵止奴大侮弄更折巨枝宿直僧俱撻而逐之高氏怒曰何者門主敢爾辱人即夜與子秀綱率三百人縱火燒院院眾狼狽悉被捕縛斬傷斬傷據法天正本親王跣走僅脫弟子亮仁法親王匿牀下秀綱引出撻之亮性亮仁據諸門跡譜○異本太平記曰秀綱害亮仁皇胤紹



運錄諸門跡譜竝為蚤世未知孰是延曆寺訴之光明院告尊

氏請得高氏父子甘心光明院心欲可其奏

然搢紳不得有處斷命尊氏議罪尊氏直義

置而不問至明年延曆寺僧徒謀將奉日吉

神輿入關尊氏不得已奏減高氏死一等流

上總山邊郡○天正本高氏以日吉神愛猿

及發家士三百餘人蔽腰負鞞皆用猿皮各

提籠鶯祖送至近江國分寺每所止舍盛設

聲妓供帳未幾赦還又與在京豪貴六十三

人遽為茶會負椅披錦綉坐虎豹皮為盤方

五尺穀果綺錯以擬食前方丈酒三行乃鬪

茶賭物各百副金香衣帛細鎧裝刀之類倚

積如山因縱俳優娼妓取之又鬪奕一賭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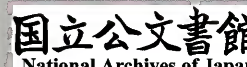
千貫太平記其家每夜所燒燭淚例充門僧支

俸李瓊後還居近江常樂文中二年死年六

十八佐佐木系圖後深心院關白記花營子

秀綱秀定定一作宗今高秀佐佐木秀綱任

檢非違使左衛門尉近江守敘從五位下為



侍所別當佐佐木系圖太平記正平八年山

名時氏攻義詮後光嚴院幸東坂本義詮使

秀綱護衛既而義詮戰敗奉後光嚴院如美

濃秀綱為後拒官軍堀口貞祐率堅田鄉兵

邀之以秀綱嚮焚妙法院也真野浦鄉兵望

之謂曰此山門之讎也依山澤亂射秀綱遂

戰死太平記秀定稱四郎左衛門正平三年從

高師直戰死大和水越參取常樂記高秀稱

五郎左衛門二兄先死高秀因繼高氏任治

部少輔能登守大膳大夫敘從五位下佐佐木系圖

圖為侍所別當太平記花元中八年冬戰死

堅田參取常樂記秀綱子秀詮敘從五位下

任檢非違使左衛門尉尊卑分脈稱近江判官秀

詮弟氏詮稱次郎左衛門正平中高氏代赤

松光範為攝津守護遣秀詮氏詮往守之楠

正儀和田正武來攻秀詮氏詮發兵千餘人

欲據神碕橋拒之守護代吉田嚴覺盛氣言

曰前守護怯懦動被侵掠所以尊公代鎮而

今日南軍送死安得復效前守所為直須突
戰殲之秀詮氏詮然之率兵而進途遇牧童
告曰和田氏軍五百許方過渡邊橋嚴覺笑
曰縱楠家軍濟川將併擊殲之飲馬而息正
儀諜知之遣數卒行呼曰敵西來何不守神
碕橋秀詮氏詮乃回軍西還夾路皆淖淤伏
兵左右起射如雨眾亂且就平地官軍縱兵
乘之我軍大潰嚴覺先渡橋撤版而走秀詮
氏詮踵至不能渡迴戰而死太平嚴覺後謀

奉秀詮子某廢高秀高秀覺而殺之後愚昧記

佐佐木氏賴高氏族冑弟也曾祖泰綱為左

衛門尉檢非違使尊卑分脈兼壹岐守東鑑尊卑分脈父

時信為左衛門尉檢非違使稱六角氏尊卑分脈

元弘之亂從北條時益等屢禦官軍六波羅

敗降于足利尊氏太平氏賴補近江守護太平

記後愚昧記為檢非違使尊卑分脈尊氏反氏賴尚幼

據觀音寺城應之及長每從尊氏有戰功正

平中尊氏與弟直義構兵氏賴中立無所依

倚避居西山側、薙髮改名崇永、以子義信幼、命弟信詮攝守護事、太平記、參取天正本太平記、後足利直冬、足利高經等攻尊氏於京師、氏賴應尊氏、與細川清氏等禦戰、清氏被創、軍殆敗、氏賴力戰、遂破走高經、尋從足利義詮犯吉野、拔平石城、軍還畠山國、清與仁木義長構兵、氏賴嘗滅高山氏、義詮賞功、悉與其故地、義長指為已舊封強奪之、氏賴銜之、因與國清通謀、義長走伊勢、其叔父義住率兵二千據

近江葛木山、將進攻市原城、氏賴以兵三百沿河水、作三陣以待、而義住侮其兵寡、縱兵競進、氏賴迎戰、大敗之、斬獲將士五十餘人、送首京師、義住出降、太平記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神輿入京師、訐南禪寺僧妙葩、後光嚴院命氏賴及族人黑田高滿族人據尊卑分脈分衛東北門、僧徒來犯北門、亂入宮庭、土岐直氏等畏神不敢進戰、氏賴力鬪卻之、殺傷數十人、後光嚴院賜手書褒美、後愚昧記、花營三代記、參取日吉神輿入

洛記、續、建德元年死、佐佐木系圖、常樂記、義

正法論、年四十五、義堂日工集、○花營三代

記作天授年四十五、木系圖作三十五、佐子

義信、滿高、義信早死、滿高為左衛門尉、備中

守、兼檢非違使、氏賴弟信詮、○天正本太平

稱山内氏為左衛門尉、兼檢非違使、尊卑分

木系足利尊氏直義構兵、信詮屬直義、攻觀

音寺城取之、兵勢大振、天正本既而直義與

尊氏講和歸鎌倉、信詮等徹兵、各歸其國、及

直義死、屬足利義詮、太平

細川賴之稱彌九郎、賴春子也、為人端厚有

謀略、好讀書、作詩歌、為右馬頭、敘從四位下、

尊卑分、脈、細川家譜、每從足利尊氏於陣間、

太平記、細川賴之記、既而往備中鎮撫山陽、正平十七年、細川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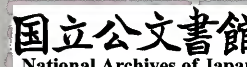
氏畔、足利義詮據讚岐白峯城、以應官軍、賴

之率兵六百餘攻之、屯歌津、兵六百、慮清氏

襲其不備、遣其母給之、曰、將軍誤信羣小言、

使足下有今日之舉、吾深知其逼而然也、然

自故左大臣殿來、謂仁木細川兩氏為股肱、



委託固重、今足下遠棄親與功、忍尋干戈、天下後世其謂之何、足下若能改圖來歸、則領國已下事一如前日、吾爲足下保之、必欲假託事端、逞志天下、則非吾所知、姑退備中、避足下鋒耳、清氏頗惑之、往復涉日、城壁已完、兵衆來集、賴之終絕、不與通、相持數月、料其糧食日乏、勢漸窮蹙、卽命部將新開真行陽爲進攻西長尾城、縱火沿道民家、以致清氏軍、清氏果分兵救之、真行結陣相持、夜取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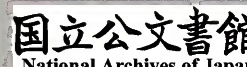
大日本史 卷二百八 列傳 第十

徑還至白峯、賴之親引兵會之、夾攻破城、遂斬清氏、西長尾守將亦失援、棄城走、賴之因留讚岐、懷輯四國、中國人來歸者亦衆。太平記二十二年、義詮疾病、使子義滿視政事、慮其尚幼、不堪負荷、慎擇委託人、足利基氏薦賴之爲執事、當時賀其得人。參取後愚昧記、細川家譜、細川賴之平記、義詮臨終謂賴之曰、我遺一子於卿、幸能輔之、又謂義滿曰、我遺一父於汝、謹勿違其教。細川家譜賴之由是深思輔導、夙夜黽勉、以

大日本史 卷二百八 列傳 第十

至廢寢食、選士之學行醇篤、兼長武事者、薦以充師友、日啓沃善道、至乃隱逸之士、苟可以資其匡益者、必勤勤舉之。參取細川賴之記、因雲、日、件、錄、空華、又自著戒法五章、以頒與一時、一曰、戒阿主好、二曰、戒掩親、訐疎、好誣陷仇家、三曰、戒不善善、不惡惡、用愛憎是非人、及外和柔、而內實險害、外澹泊、而內實多欲、自縱驕奢、不拘禮法、四曰、戒無功邀賞、無才貪祿、徇私忘公、五曰、戒動掠、同列之美、自冀其進用、及

受納賄賂、妄薦非才、凡人犯其法者、聽無貴賤、無親疎、互相告發、告者則大有賞、書以授義滿、師友以為標準、伺察人物、賴之猶憂姦邪之未息、乃使髡者六人、著禮服、異巾大刀、與義滿及諸將士游狎、詼謔歌舞、巧迎合其意、名曰童坊、又曰姦坊、士大夫有類其行者、則賴之密憑、所親指為士童坊、眾辱之、士大夫往往恥之、折節者頗多、諂諛之風大改。細川賴之及義滿加首服、賴之加冠、其日任武藏



守、花營三代記建德二年義滿使楠正儀還河內

圖吉野、賴之請發諸國兵、援之、諸將以為正

儀不能自保、河內而來奔、矧南嚮乎、必無利

也、義滿從之、賴之恥言不行、辭職、退居西山

西芳寺、義滿親臨起之、遣其養子賴元率兵

援正儀、諸軍屢敗王師、神器之復于京師、蓋

本斯舉云、後深心院關白記、參取花營三代

賴之過於義滿、賴之深憂之、欲使義滿收其

威權、密與義滿謀於衆會日、故譴責已、因陽

懼解職、退居丹波、義滿遣人徵之、今不取、尋轉相模守、義滿稍忌

賴之權盛、左右因離間之、義滿益惑之、天授

五年夏、命罷賴之職、遣還讚岐、賴之深憾小

人之難退、而大功不終立、臨發剃髮、改名常

久、賦詩言志曰、人生五十愧無功、花木春過

夏、已中、滿室蒼蠅掃難去、起尋禪榻、卧清風、

義滿遂命兵討之、自悔而止、參取細川系圖、

花營三代記既而深思其功、欲復相見、及如嚴島、命賴之

具舟於讚岐、因過見之、與共到嚴島、足利義

滿嚴島請元中八年、遂召賴之還、適備後大亂、遣賴

記

之攻平之軍還以賴元為執事命賴之參懷

決事其見親信如故天下久再望其治參取東寺

長者補任既而山名氏清山名滿幸明德記叛義滿

來攻京師義滿徵賴之等議軍事使賴之及

賴元等陣內野拒之大戰走滿幸氏清亦敗

死明年賴之疾革使賴元言於義滿曰頃年

山名氏強梁動違節制臣欲及命未終而芟

除之久矣今幸已伏誅天下誰敢拒將軍之

令焉臣死可以瞑也但臣以蒙昧久辱重職

常恐不堪唯將軍善處之言訖而死明德時

年六十四細川系圖○常樂記作六十九義滿自幼蒙其保

育及長益敬重之事無巨細莫不聽從其初

政之美皆由賴之輔佐之力焉及卒義滿大

驚哭之親臨其葬扶柩送之又手寫佛經以

薦冥福賴之家臣有三島外記者壯勇有謀

兼長武伎賴之甚愛之引共議事待以賓友

禮三島深感其恩及賴之死剗腹殉之其得

人心如此明德記賴之無子清和源氏系圖○尊卑分脈載賴之

子基之、不書其履歷、而滿之子亦有基之、詳載其履歷、則其為賴之子者誤、故今從本書

說、養弟賴元滿之為子、賴元始名賴基、為右馬助右京大夫、敘從四位上、為義滿執事、尊

分犯吉野、拒山名氏清、竝有功、義滿予以丹

波、參取花營三代記、明德記、子孫世襲為執事、滿之阿波

守兵部少輔、為備中守護、尊卑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八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八終

列傳第百三十五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綱條校

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臣十九

高師直弟師泰

高師直、右中辨高階峯緒之後也、峯緒九世

孫惟真、單稱高氏焉、高階系圖子孫世事足利氏

太平父師重為右衛門尉、圖系師直為尊氏執

事、任右衛門尉、元弘中尊氏起兵、從滅六波

羅、太平尋為武藏守、延元元年、尊氏稱兵、犯

關、又從擊延曆寺僧徒於伊岐洲社、破之、太平

記、梅又拒中納言藤原隆資於東寺、不利而退、會

土岐賴直來援、師直復出戰、破之、三年圍左

近衛少將源顯信於男山、顯信兄鎮守府大

將軍顯家屯界浦、師直計和泉河內本屬官

軍、顯家在彼、與和田楠諸將連謀、其勢難制

也、乃簡精兵、襲顯家于安倍野、殺之、時脇屋

義助發北國兵、將攻尊氏、以控援男山、尊氏

召師直速歸、師直慮顯信踵後、遣間放火、男

山神殿悉燒、其資糧、義助逗撓不進、官軍勢

孤糧盡、太平師直又擊敗左近衛少將源持

定源家房軍、院家雜跡文、顯信力竭走河

內、義助亦引兵歸、正平二年、細川顯氏山名

時氏與楠正行戰、大敗、明年正行進赴京師、

尊氏命師直往拒之、師直以兵六萬至四條
 畷、部分士卒、佐佐木高氏、武田氏信氏信據武田系
 圖縣下野守等、各將一隊、自以大軍居後、下
 野守與正行前隊合、敗而退、氏信進與其後
 隊接戰、高氏等縱精兵突擊、大破之、正行特
 以敢死士三百銳進、師直前隊細川清氏、仁
 木賴章等交進戰、皆敗、正行乘勝奮鬪、將士
 披靡退走、師直奮勵曰、師直在此、卿等棄我
 去、何面目見將軍、衆稍定、正行注目師直、徑

衝其營、上山六郎左衛門高元自稱師直、手
 斬五人而戰死、高元據常樂記、五人據天正本正行獲其首
 傳弄、師直乘間脫走、正行知師直不死、欲誘
 致之、逡巡斂退、師直覺而不追、高師冬出兵
 尾擊、正行返戰破之、復進趨師直、相距數十
 步、師直軍士星散、左右僅七八十騎、須須木
 四郎諸本太平記作丹二郎收拾遺矢射之、正行等身
 中數箭、不得進、悉相刺而死、師直遂進犯吉
 野、縱火行宮而還、是役也、高元從師直在軍、

大日本史 卷之九十九
師直傳
三十一
通常服詣師直營、俄而正行突至、高元倉卒不暇歸營、便取師直甲著之、師直從士忿挽止之、師直曰、此是今日代我死者、雖則萬金名甲、亦何愛也、顧獎高元遣之、高元深感其言、遂代死云、師直屢建戰功、復素為尊氏所親任、威權無比、雖宗族舊將、視其瞋笑、以為喜懼、性亦驕淫奢侈、擅張兇威、逞其巨毒、怨苦者多、嘗就故護良親王生母之宅、增加修築居焉、門宇殿廊宏麗相臨、又多奪略諸王

公卿子女、分匿數所、每夜就淫、京師為之語曰、執事巡宮、無神不享、逼二條前關白女弟、而生子師夏、太平記久之情好稍衰、女亦以伉儷武人、心常不樂、大納言藤原冬信密贈書挑之、師直聞大怒、潛遣人放火燒其第、冬信僅而免、天正本鹽冶高貞妻有姿色、師直百計挑之、不聽、乃欲陷高貞以奪其妻、遂誣其反、高貞挈家走出雲、師直怒曰、恨不早發、失此美女子也、遽請尊氏發兵追之、且囑必生

致其妻、追兵及之、高貞妻途死、高貞至出雲、聞之亦自殺、其淫虐率此類也、上杉重能畠山直宗與師直不協、每疾其所爲、數言之於直義、直義不聽、先是尊氏委政於直義、直義常敬事僧妙喆、據本書作吉誤、今大草紙、公卿將士、捨奔走、一時傾都、師直兄弟常姍笑之曰、此僧何等才學邪、未嘗一造其門、或遇之路、騎而過不顧、妙喆銜之、語次輒毀師直、直宗重能因益進其說、直義納之、太平記、以從子直冬

爲中國探題、備外援、

園太平曆

直義欲託事召

師直而收之、粟飯原清胤等始與其謀、中更改圖、及師直就客次、清胤眈之、示變、師直覺而逃歸、其夜清胤詣師直、悉告其計、師直由是稱疾、集兵防衛、師泰方與楠正儀相持石川河原、師直乃遣使報師泰、都下繹騷、赤松則村子則祐等、以兵七百首救師直、師直慰勞曰、三條殿謀夷我族、事已逼喉、我故告將軍、起甲誅讒者、將士多屬我、京師不足以爲

虞也、但右兵衛佐殿在中國、必引兵來援、請以此勞公、因贈寶刀名懷劍、則村歸播磨、遏中國路、以斷直冬援軍、既而山名時氏今川賴國細川清氏仁木賴章土岐賴康佐佐木秀綱等、聞變來集、其餘黨附甚多、兵無慮五萬、尊氏大懼、召直義共謀、時將士應直義者僅七千、從至尊氏第、視其寂闕無兵備、稍懷離畔、往往亡歸師直、留者僅千人、師直勢益猛、乃進兵圍尊氏第、尊氏令人責曰、汝欲託

事以圖我乎、師直對曰、臣非有他、今日惟欲獲讒者以明臣無罪耳、麾兵而逼、尊氏不獲已、停直義政務、放流重能直宗、於是解圍而退、遣兵捕妙喆、妙喆先已逃、不知所之、又命中國兵士攻直冬、尊氏以子義詮代直義、師直仍執事、初直義執政務、師直頗憚其嚴正、未敢縱惡、至是直義擯廢、內外事一出於己、驕肆益甚、遂逼殺重能直宗於謫所、又欲殺直義、直義怖畏、剃髮屏居、師直命嚴遏其外

交太平五年從義詮攻土岐賴明虜之歸園

曆、祇園執行日記、是時直冬在筑紫、石見人

三角入道起兵應之、師泰往攻、數月不克、兵

士應直冬者日多、西土大擾、尊氏問可遣鎮

者、師直曰、非將軍親往則不可也、何者鎮西

人士皆謂將軍與右兵衛佐殿、外雖相攻、內

或不然、是以持疑觀望、今聞將軍之至、則衆

知所向背、一時必潰散矣、尊氏納之、刻日將

發、師直欲乘機殺直義、以除後害、直義即夜

出亡、太平師直請先索直義而後發、尊氏不

聽、園太曆○太平記曰、直義出亡、諸將聚師

直第、請暫留京師而索之、師直不聽、明日

與尊氏既而師直聞直義在內侍原好專許、

勸尊氏遺書好專圖之、直義走依越智伊賀

守、遂謝罪歸順、於是將士蓄怒者悉往應之、

天正本明年尊氏在備前、聞直義起兵、將回

軍擊之、師直遣使召師泰、令子師夏留屯備

前、俟師泰至俱還、師直乃與尊氏引兵還、攻

桃井直常于京師破之、明日尊氏軍自潰、師

直從走播磨、保書寫山、直義遣石塔賴房等
來攻、會師泰等兵至、共圍賴房於光明寺、尊
氏陣引尾、師直陣泣尾、人以為不祥、直義又
使畠山國清等來援賴房、尊氏師直邀擊之
御影濱、大敗、狼狽入松岡城、城中狹隘、兵士
填咽、乃命出士卒閉城門、衆恚曰、執事薄情
如此、豈可終憑邪、悉引去、是以將士在城中
者、亦往往逃亡、始兵號二萬、至是止者惟赤
松範資等僅五百餘人耳、尊氏問師直曰、饗

庭氏直

氏直據
園太曆

海老名六郎在乎、曰先已亡、

又問長井治部佐竹加賀在乎、曰亦已亡、尊
氏度不可免、與師直等飲訣、會氏直自畠山
國清營歸、告和成、師直與師泰相議曰、使將
軍保赤松城、已走四國、又曰、三條殿怨我深
矣、然披削歸罪、或得免也、藥師寺公義曰、在
昔源為義剃髮歸罪、義朝以子、尚不能全之、
竟灑血僧衣、公今日縱為僧出降、豈有獲全
之理乎、適足以取辱耳、若夫欲走四國、須有

舟楫之具、而今船隻不辦、追兵適至、誰敢力拒、且聞細川顯氏大兵在三石、聞將軍赴赤松、彼必為梗、進不能至、退亦失據、不如以見兵快戰、以決死生也、師直師泰俛首不答、惟欲忍死苟免耳、公義泣歎曰、途窮運盡、迷而不復、一至於此乎、遂薙髮號元可、晦跡入高野山、太平尊氏與直義竊約、將誅師直兄弟、園太師直等猶不覺悟、髡首出降、師直改名道常、師泰改道勝、○系圖昭著衲衣、戴箬笠、乘

馬從尊氏後、衆彈指曰、出家功德、應救後生、而今生難免矣、師直欲與尊氏相及、舉袂掩面、疾馳而過、上杉顯能以其父讎、命兵士驅馬遮其前、三浦八郎左衛門從卒二人慢言曰、汝何物僧、敢爾被笠掩面、就褫其笠、帽巾少脫、露半面、三浦揮眉尖刀、斫之、師泰見之、將逸去、吉江時宣時宣據金勝院本太平記抽槍刺之、師泰將拔衣中刀、時宣從卒推鎧墮馬、斬之、宗族十餘人、皆為顯能兵所殺、顯能重能子也、

太平記 卷之九 師直

太平四子、師友、師詮、久直、師夏、師友、豐前守、

與父同被殺、圖系師詮稱武藏將監、師直之死、

師詮逃匿民間、山名時氏攻足利義詮、阿保

忠實等推師詮為將拒之、戰敗自殺、久直不

知所終、師夏稱武藏五郎、取太平記參師直被

殺時年十三、軍士收之、給曰、子欲生乎、師夏

聞父死曰、嗚呼我復何用生為、遂被殺、太平記年

十三據師直弟師泰、系圖為兄、今據師泰任越後守、系圖太平為尊氏侍所、天正本

建武二年、從討北條時行、戰于相模河、大敗

之、太平記延元元年、別將兵攻金崎城、瓜生

保等推新田義治、舉兵於杣山、師泰分遣兵

六千攻之不克、明年保率兵援金崎、師泰令

今川賴貞要險逆拒、大敗之、獲瓜生保及里

見時成等首級、時金崎受圍日久、城中糧盡、

勢日蹙、部兵或說師泰曰、頃城中不浴馬、料

糧盡食馬也、攻之可拔、師泰督將士急攻、城

中絕糧已十餘日、士皆困憊、執兵而不能戰、

太平記 卷之九 師直

尊良親王及新田義顯自殺城陷遂執皇太子歸三年鎮守府大將軍源顯家帥大兵破鎌倉累捷而進尊氏與將士相議或云赴鎮西集兵返或云撤宇治勢多二橋防守師泰曰自古撤橋防守者數矣而未聞得捷者何則攻者兵力常足守者地勢自限兵力足者氣盛地勢限者氣衰所以敗也今欲復蹈其覆轍於計未為得矣請出兵近江美濃之間掃敵于都外尊氏納之泰將兵一萬至

美濃陣于黑地藤河三水之間以示必死也顯家不能進引兵向伊勢師泰追至雲津川不克還太平記追至已下據難興國元年尊氏令師泰擊東國乃赴遠江攻井伊城拔之既而宗良親王收散卒復據井伊城師泰又圍攻數月城遂陷參取保曆間記親王走越後李花集師泰既恃功驕奢嘗欲營別墅于東山枝橋以菅原氏墳墓在其地乞之菅原在登在登請竢移葬而取之師泰怒曰彼故惜

之爲辭以欺我耳、卽遣役夫斬木發墳、遺棄
胔骨、遂因其地、以作別墅、人或榜其傍曰、柰
岐比斗能、志流志能曾斗波、保利須氏、氏波
加柰加利計流、以惠豆玖利加柰、師泰意疑
在登所爲、竊遣力士、刺殺在登及子在弘、弘在
名據菅原系圖、常樂記、初師泰作別墅、大納言藤原隆
蔭家士過其地、見役夫甚勞、頗謂師泰、師泰
聞而大怒、追執之、被以役夫服、剗土拏石以
辱之、見者醜之、其凶虐無忌憚、率此類也、正

平三年、攻楠正儀、營石川河原、縱兵劫奪、掃
部寮及寺祠香火邑、掃部寮據園太曆悉收之、又取

浮屠相輪、鑄爲茶鐺、軍士亦多倣之、凡和泉
河內所在、浮屠莫不毀破、及直義事起、解圍
還京師、直義使使於途、慰諭曰、師直不稱職、
自今以子代之、師泰曰、伐枝逮根之計、我已
知之、當不日而面啓耳、乃率甲士三千、卒七
千、各持一楯、戎備入京師、事尋平、五年、攻三
角入道、連取其五城、國內三十二寨、望風而

道、三角嬰城固守、師泰築長圍困之、明年尊
氏爲直義所破、走播磨保書寫山、師泰引兵
返救、途與上杉朝定等戰敗之、進與尊氏會、
圍石塔賴房于光明寺、及和議成、與師直俱
被殺、太平子師世爲左近衛將監、亦與父共
見誅、園太師泰弟師茂爲駿河守、系圖太尊
氏走筑紫、菊池武敏率兵數萬來拒、時尊氏
兵僅五百許、軍中震懼、會九州豪族松浦神
田二氏、望尊氏軍、以爲大衆至、卷甲來降、尊

氏疑非其誠心、命加防備、師茂諫曰、人心反
覆、固不可測、然今日非得人、則何以得濟、設
令彼復懷不服、我克以誠信接之、何不爲用、
將軍必勿容疑、尊氏嘉納、從是歸降、相繼筑
紫、悉景附、後不知所終、師茂弟師重、太平記
從子、今爲豐前守、延元元年、從尊氏攻延曆
寺、戰于西坂、本大敗、被傷不得走、遂被斬梟、

太平記

師冬、師直從弟也、爲師直所子養、系圖爲參河

守、延元四年、足利尊氏以東方未降、命師冬
 往擊之、乃將兵赴下總、攻近衛少將藤原實
 寬於駒城、遂進入常陸、攻準大臣源親房於
 小田城、參取保曆間記、鶴岡社務、明年攻拔
 常陸二城、鶴岡社務記、夜襲駒城、大破之、擒實寬、
 既而親房遣兵來攻、師冬拒戰不利、燒營宵
 遁、參取鶴岡社務記、元弘興國二年、再發兵
 攻小田城、竊遣說者招誘城主小田治久、治
 久來降、鶴岡社務記、親房走關城、師冬

進圍之、分遣三戶師親、師親金勝院本太平

一、攻大寶城、為源顯時所敗、結城文書、師冬更築

長圍、絕二城道、困之、時或出兵挑戰、相持三

年、城中兵潰糧盡、親房顯時遂棄城西走、師

冬移兵攻伊佐城、孤城不守、首將伊達行朝

出降、於是關東悉降、結城文書、別府文書、師冬班

師京師、鶴岡社務記、尋為播磨守、與上杉憲顯輔

足利基氏、管領東國事、後憲顯起兵上野、應

足利直義、師冬徵發關東兵、無至者、僅率兵

大日本史 卷二百九 列傳 十四

五百、與基氏往攻之、軍士叛亂、擁基氏去、師
冬走甲斐、據洲澤城、諏訪隆種率兵圍之、諏
訪真親在隆種軍、請曰、執事冠我烏帽、義同
父子、不可背也、馳入城拒戰、與師冬俱自殺、
隆種真親據金師親稱三戸七郎師冬族子
也、師冬之敗、被傷逃去、及尊氏與直義相持
薩埵山、藥師寺公義說宇都宮氏綱推師親
為將、以應尊氏、師親在軍、暴發狂疾自殺、
正記、氏綱據天、太平記、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九終

大日本史 卷二百九 川專 十五

